

刁仁庆◎著

三十岁的 诱惑

明知诱惑连着悬崖 她仍止不住步伐

透过官场千丝万缕的关系网 看基层女公务员如何上位

带你解读一个基层小人物的生存体验：她是出身草根的私生女，为何自如周旋于商界政界，逢凶化吉，一路扶摇直上？

河南文艺出版社

刁仁庆◎著

三十岁的 诱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岁的诱惑/刁仁庆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80765-952-5

I.①三… II.①刁…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747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400 000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夏云飘被“双规”的时候是迷迷糊糊的。

阳光明媚的天空,突然变得漆黑漆黑的。虽然窗外还能瞧见大树的影子,室内却是黑夜一般。夏云飘知道这会儿是日全食,电视和网上都在直播日全食的过程。

夏云飘坐在办公室里,“啪”的一声,办公室电灯亮了,门口魔幻般出现四个人:两名持枪的武警战士和两个中年男人。夏云飘心里一惊,马上意识到要有什么事情发生,禁不住站了起来,恐慌地看着他们……

两名武警战士站在门口,严肃得像动画片里边的勇士;而那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飘移过来。前边的男人终于开口了:“夏云飘同志,我们是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初步查清你有违法乱纪行为。经省纪委会研究,决定对你采取‘双规’措施,也就是说你要在规定的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接受组织的调查!”后边那个男人从黑色皮包里取出了“双规”通知,上前一步说道:“你签个字吧。”

夏云飘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正科级干部,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让省纪委这么高规格地来“双规”她?据说,厅级干部“双规”时才动用武警,传说重大案件也可用武警,她够这两个条件吗?她问道:“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调查我?”前边的男人说:“我们会告诉你的,但这会儿不能说,签字吧。”她突然什么也不害怕了,冷冷一笑,拿起笔,龙飞凤舞写了夏云飘三个字。

她问道:“我能回家看看吗?”

“不能!”

“我能打个电话吗?”她又问道。

“不能!”

“我能见见领导吗？”她坚持问道。

“不能！”

……

她心里一紧张，大叫一声，醒了。

她好奇地看了看四周，哪里有武警战士？哪里有省纪委的人？这分明是自己家的卧室。当她明白刚才那一切是在做梦时，悬得很高的心瞬间落了下来，感受到了莫大的幸福。当人们从灾难之梦中醒来，都会有这种幸福感。她半趴在床上，右胸腹朝下，一只胳膊弯曲着让头枕上，一只腿弯着，另一只腿伸直，像猫咪睡觉一样，驱赶着身上的困意。她回想刚才的怪梦——现在是早晨，天快亮了，天空也没有发生日全食。丈夫和儿子都还在熟睡，她不忍心打搅他们。她坐起来，披上衣服，顺手拿起床头柜上的开水瓶给自己倒了一杯开水，摇了摇头，笑了。这样的梦不算吉利，它预兆着什么呢？难道自己将来真的要出事？不可能，绝对是不可能的。

夏云飘今年三十岁了。想起这个年龄，她的心就大跳起来。俗话说，三十而立，到了而立之年，仕途上再不抓紧努力，四十岁的时候什么都完了。女人四十豆腐渣，到时候后悔就晚了。

因为刚才那个怪梦醒得早，夏云飘今天早上不到六点钟就下了楼，向英雄广场走去。她每天早上要散步，从她住的小区出发到英雄广场转一圈再回来，总共需要一个小时。

二十一世纪第六个年头的冬天，雾特别的多，今天早上也如此。天还没有大亮，几米之外的东西只能看一个大概，树木多的地方，大雾更浓，迎面有人走过来，到跟前才能看清。夏云飘在人行道上走着，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心里爽爽的。

夏云飘有一米七的个子，颀长细腰，皮肤白皙，五官惊人地匀称：眉毛轻淡，睫毛超长，鼻梁直高，鼻尖下垂，鼻形似欧洲人，但比欧洲鼻美观，唇色自来红，唇线轮廓分明。脸颊上常常泛起漂亮的红晕，给人一种害羞的感觉。她的头发浓厚，呈淡金色。晨风吹来，金发往后躲着，衬得脸色更加苍白。

她正快步走着，突然感觉身后有个人跟着。她放慢了步伐，身后的人已经跑到她跟前。

是个女人。

看见这个女人，她爽快的心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夏云飘面无表情地说：“大清早你跟踪我干什么？”

女人说：“谁跟踪你了？我是在锻炼身体，你不知道吗？今天早上既然遇到

你了,我再告诉你一次。如果你不从我爸爸的房子搬出来的话,我不但有你想不到的行为,还让你无法生活在这东河市。这件事我已经给你说多次了,请你不要当成耳旁风。”

夏云飘阴着脸,没有马上说话。这个女人双手抱胸,直直地盯住夏云飘白里透红的脸蛋。夏云飘打量着这个女人,只见她今天早上身穿天蓝色运动裤,朱红色高领毛衣,脚穿一双白色运动鞋,完全是晨练的打扮,看来真的不是在跟踪她。夏云飘冷笑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住的房子是你爸爸的?你有什么本事能让我无法在东河市生活?回玲玲同志,我可告诉你,人可以吃过天食,但不能说过天话。”

回玲玲是东河市副市长回国捷的女儿,在市委项目办上班,是位正科级干部。

回玲玲一米七多,胖瘦均匀,长发,淡妆细眉。她有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能让所有关注她的人瞬间把目光锁定在她的眼睛上。



回玲玲也冷言冷语道：“走着瞧，到时候别落泪就是。”说完转身走了。

夏云飘看着走进浓雾中的回玲玲，甩了一句：“随你的便，我等着！”

天彻底放亮了。雾小了些，城市的轮廓显现出来。夏云飘心情坏极了，大步向回家的方向走去。夏云飘现在住的三室一厅确实是副市长回国捷当年给她“协调”的，可这是十分机密的事，只有回国捷他们两个人知道，她回玲玲怎么会知道了呢？夏云飘对外谁也没有讲过，丈夫也不知道这套房子的来龙去脉，只知道这房子是分期付款买的……

夏云飘是东河市武山区委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主抓海外联络工作。她和副市长回国捷的关系，官场内不少人都知道，但大家都忌口不说。了解夏云飘的人都说她是“三早”：即结婚早，生孩早，升官早。夏云飘生在一个小市民家庭里，父母是普通工人，改革开放后，他们的企业相继破产，夏云飘的父母都成了下岗工人。刚开始父亲蹬三轮，母亲在家加工服装出售。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她父母有了一定的资本，便开了一个小卖部。从此，她家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夏云飘有一个弟弟，叫夏雨虹，比夏云飘小五岁。为了供弟弟上学，夏云飘十八岁高中毕业就下学到饭店打工。高三她在学校谈了一年的恋爱，总算拿到了高中文凭，从此也就告别了学校，到社会上混人生。她在学校谈的男朋友也没有考上大学，随她到一家饭店当伙计，于是不到十九岁夏云飘就结婚了，当年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响亮。

夏云飘的丈夫叫响水河。自从与夏云飘结婚后，他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从饭店伙计做起，后来跑单帮，再后来成立公司。曾经辉煌过，但因为经营不善，公司倒闭了，赔了不少钱。后期他又染上了赌瘾、酒瘾，一直没有干正经事。夏云飘二十五岁那年调入区委工作，到今年为止，她利用近六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一般科员到正科的飞跃，并且当上了区委外联部的副部长。她的仕途，可算是扶摇直上，令他人刮目相看。夏云飘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不一般的人物……

太阳已经升高，大雾已完全散尽，晨练的人们都头顶着白霜，嘴里哈着热气，匆忙地往回走着。她心里乱糟糟的，迎面走过的几个熟人给她打招呼，她敷衍了事地应付一下。

夏云飘看看表，快七点半了，她决定直接上班去。

早上夏云飘什么也不想吃，满脑子都是回玲玲，心里堵得慌，吃不进去饭。回玲玲突然追要她的房子，里边一定有原因。回玲玲是什么时候开始向她索要房子的？应该是今年入冬时节。那天天还不是太冷，夏云飘开完会走出区委礼

堂就接到了回玲玲的电话。刚开始回玲玲还是很温和的：“夏部长，忙吗？我想见你说点儿事情。”一听是回玲玲，她的心咚咚直跳，忙说：“我中午有客人，下午再联系吧。”回玲玲说：“好吧，下午见！”

下午两点钟，回玲玲准时打过来电话，问她能不能见一见。她问道：“你找我有啥事呀，能不能电话里说？”回玲玲果断地回答：“不能，必须见面说。”夏云飘想了想说：“那你来我办公室吧。”回玲玲说：“办公室怕是不方便，你出来吧，我在市政游园门口等你！”夏云飘还想说什么，回玲玲已挂断了电话。这几年来，没有谁这样盛气凌人地对待她。她回玲玲算什么，不就是一个副市长的女儿吗？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语气，让她心里不舒服。

夏云飘自己开车准时来到市政游园门口，见回玲玲的车在一棵大树下停着，就靠了过去。夏云飘没有公车，她的车是自己的私家车。她平时和回玲玲交往不多，见面打招呼，从来来往。回玲玲把车窗摇下，向她淡淡地笑了一下。这笑容，似乎在哪儿见过，又好像常常伴着她。这笑脸神态为什么会离她这么近？她一时想不起来。回玲玲长得很漂亮，她身上拥有她父亲的基因很多，一招一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很像她爸爸，但似乎没有她妈妈马银杏的基因。这天她穿一件很流行的黑红相间的宽松花格毛衣，配一条洁白的纱巾。没等夏云飘把车停稳，回玲玲下车把自己的车门锁好，然后转身，她拉开车门，钻进了夏云飘的车内。

夏云飘先开口，问：“你找我有啥要紧的事？”回玲玲在车的后排坐着，慢慢地说：“前因后果我不想说，我只说我目前关心的事。”夏云飘问：“什么事？”回玲玲很慢地说出了两个字：“房子。”夏云飘心突然疼了几下，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问道：“我的房子怎么啦？有什么问题吗？”回玲玲说：“据说，你住的房子是我父亲给你的。”夏云飘两眼瞪得大大的，表情复杂地回头看着回玲玲问：“据说？据什么说呢？房产登记是我的名字，怎么会是你爸爸的呢？”回玲玲说：“你心里最清楚是谁的。我今天找你主要就是告诉你，我要要回我爸爸的房子。你要想好好做人，保着你的官位，不再节外生枝，就乖乖地把房子给我。如果你想把事闹大，我也不怕，闹多大我等着。”

夏云飘一听火了，大声地说：“回玲玲，你凭什么平白无故地说我住的房子是你爸爸的？我告诉你回玲玲，我不是被吓大的，你想把事情闹多大就闹多大，我奉陪到底。”回玲玲一听对方火了，声音也提高了八度：“好吧，谁有多大的能耐大家都知道。我只想要回房子，别的不谈！不过我要提醒你，你的官是怎么当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小心你的乌纱才是！”回玲玲说完，推开夏云飘的车

门甩门而去。她用遥控器打开自己的车门，钻进车内，发动着车，“呜”地开走了。夏云飘望着远去的回玲玲，气得直想哭。

后来，回玲玲又联系她几次，她都没有接电话。有一次回玲玲突然来到她的办公室，也不张扬，似乎也不生气，只是平平地说：“夏部长，你不接我电话可以，但不想退房子，绝对不可以！”因为是在机关办公室，夏云飘只好低声地对她说：“这件事很复杂，今天不谈这些好吗？”回玲玲想了想说：“好吧，今天不谈房子。但今天我得告诉你，以后别不接我的电话，你那样做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她学着电影《下天无贼》里葛优的语气说。夏云飘闭了闭眼睛，长叹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回玲玲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扭头走了。夏云飘拿起一个茶杯，举起想摔碎它，但她把茶杯举过了头顶，又止住了。她无力地坐下，想哭……

这几天夏云飘想：“房子我可以不要，但我不能这样给回玲玲。这很明显，回玲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不是要房子，她是在攻击我，利用房子做文章。但是，你回玲玲小看我了！我不怕攻击，更不怕欺负。现实生活中，我谁都不怕，还怕你这个黄毛丫头？”

二

夏云飘真的是个传奇人物。

可以这样说,在武山区不知道夏云飘的人很少。不是她身担要职,也不是她工作突出,更不是因为她是什么典型人物,而是她成为公务员的手段和提拔速度引人注目。区委大院早有传言,说没有她夏云飘办不到的事,没有她见不到的人。夏云飘刚结婚那阵子还是个小餐馆的打工妹,后来摇身一变成了区委外联部的工作人员,没有几年的工夫,副科正科拿到了手。大家都知道,就现在这个副部长职位,她也不会很满足的。她要向副处级进军,据说想当区委常委。

外联部内部的人都知道,夏云飘基本不工作,一心一意思着怎样晋升。那年她提升副科的时候,外联部比她资历老的还有三人,按惯例是轮不着提拔她的,可是组织部门点名要考核她,搞得整个外联部意见很大。外联部有个叫魏裴汉的男同志,是业务骨干,英语说得十分流利,外联部党支部极力推荐他,组织部门也来考核了他。那年,外联部考核两人,夏云飘和魏裴汉。据说是二选一。然而,到了关键时刻,魏裴汉出了事。一天社会上有几个朋友请魏裴汉喝酒,期间,有陪酒小姐坐在他身边劝酒,那天他喝醉了。第二天组织部、纪检委和外联部领导都收到了魏裴汉与陪酒小姐相互拥抱戏酒的照片。当魏裴汉见到这些照片时,一下子傻眼了。这时他才知道请他喝酒是陷阱,与陪酒小姐戏酒是上当,整个活动是个骗局。他悔恨得只有打自己的头。就这样,他被取消了提拔副科级干部的资格,还受到了党纪处分。而夏云飘则顺利地提拔为副科级干部。

没多久,魏裴汉办了停薪留职手续,远走他乡经商去了。他临走对朋友说,虽然夏云飘长得花容月貌,但这女人心黑手狠,是整人的老手。

魏裴汉深深地体会到了:美丽的女人不但是祸水,而且还是毒水。

说夏云飘在外联部不干一点工作也不准确，她对外联部最大的贡献是能要来钱。外联部是个“清水衙门”，自从夏云飘当上副部长以后，没少向市区财政部门要钱。外联部长是个近六十岁的女人，叫湘盛荣，是区委常委。她主要忙她常委的活，外联部的工作都交给了常务副部长老吕干。老吕叫吕国升，但大家都叫他老吕或者是吕部长，“吕国升”这个大号似乎已被人们遗忘。老吕是个部队团级转业干部、老黄牛，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都快六十岁了，现在还是早上班、晚下班，工作认真真，一丝不苟。整个外联部都见夏云飘风风火火、出出进进、吃吃喝喝、忙忙碌碌，但她具体忙些什么，大家也真说不清。但大家都看见了她给部里要来了不少办公经费。同志们出差有补助，下乡能报销，春节有文明单位奖金，还能发点年货，大家从内心里感谢夏云飘。

一天，湘盛荣把夏云飘叫到办公室。

湘盛荣的办公室在区委办公楼的西头朝阳一面，办公室是两大间，另外还有一间卧室。因为湘盛荣的年龄快“到站了”，她把主要精力用在养花和养金鱼上。她的办公室内，满满养了几十种花卉和两大缸名贵金鱼，区委不少人不叫她部长，都叫她园艺师。

快六十岁的湘盛荣长得白白胖胖，是标准的女领导干部形象：饱满的圆形大脸，配上齐耳的短发，透出一种诚实厚道的气息。她年轻时美丽的姿色目前还留在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中，看现在的五官就能想象出当年的容貌是多么的出众。

夏云飘来到湘盛荣的办公室，问道：“湘部长找我有事？”湘盛荣说：“刚才区委开了个常委会，研究一下接待台湾观光团的事情。春节前台湾有一个观光团要到我市观光，其中大部分时间在我们区活动，市委委托我们区全程接待。据说观光团由作家、表演艺术家、记者、企业家和法律工作者组成，三十余人。市委要求我们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接待方案，成立专门的班子，把接待工作做细做好。刚才常委会研究决定，让我们部负责筹备接待工作，以我们为核心协调区直各个部门来参与这项工作。让我担任接待组组长，让你担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夏云飘听完忙笑笑说：“我年轻没有经验，还是让吕部长上吧。”湘盛荣说：“老吕是很优秀，但他年龄大了，马上就要退下来，怕是有热情但没有精力了。包括我，也是春归人老，快要到站的人了，现在我身上到处是毛病，干啥也力不从心了。你就别再推辞了，这是常委们对你的信任。”

湘盛荣说：“迎接台湾观光团的事就交给你了。你明天与市里对接一下，具体事我就不再过问了，到时候台湾客人来了我陪一下就行了。”夏云飘想了想

说：“湘部长，这个活我干行，但得给我权力，也就是说我得说了算，别人不能随便插手瞎指挥。”湘盛荣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她知道，夏云飘是个个性极强的人，她干的事谁也不能过问。湘盛荣知道她说的“别人”指的是老吕，老吕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而她夏云飘是个圆滑的人，他们两人的世界观不一样，处事的原則也不一样，在工作中少不了出现不和谐的现象。然而，这会儿湘盛荣吃不准她说的“瞎指挥”是不是暗指她湘盛荣。湘盛荣经过的风雨多了，加上生性沉稳，便热情地说：“这项工作别人绝对不插手，你一个人说了算，咱部里你调谁参加都行。另外，区政协、宣传部、统战部、公安局也都抽调人员参与，都归你管！”夏云飘又问：“常委会上没有说经费怎么办？”湘盛荣说：“说了，财局拨专项经费，由区委专户支付。”夏云飘想了想又说：“咱部里你给谁我都要，但有一个人要保证参加，就是鸥亚娟。”湘盛荣笑道：“我就知道你要她，你们两个好得一个人似的，你能不要她？给你！”夏云飘满意地笑了。

她离开湘盛荣的办公室就忙给鸥亚娟打电话，把刚才湘盛荣安排的事儿说了一遍，然后说：“这次你一定参加呀，没有你我心里没底！”鸥亚娟马上回答说：“我参加不成！湘部长和吕部长安排让我搞全区侨台属普查工作，任务很急，程序也复杂，每个人都要填表，单每个人的信息内容就有80多项，这些项目还要一一录到微机上，是一项巨大的文字工程，还是倒计时开展工作，各办事处和乡镇的外联助理都调过来了。我哪还有精力跟你搞什么接待？除非你让我脱离这项工作。”夏云飘一听急了：“刚才湘部长亲自点名让抽调你过来的，我不管，你不来我就不当那个什么副组长。”鸥亚娟说：“好吧，既然是湘部长同意，我想她会调整好工作的。不过我怕老吕头不同意，这项工作是他亲自抓的。”夏云飘听她这么说，火了：“他算什么，老古董，占着茅坑不拉屎。你马上把工作交接一下，到我这儿来！”

夏云飘和鸥亚娟既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夏云飘没有进区委前，她俩就认识了，一起吃饭、唱歌、跳舞。再后来，夏云飘也进了鸥亚娟所在的单位区委外联部。上班的第一天，俩人拉住手笑个不停，不停地说：“太巧了，太好了，真没想到咱俩能在一起工作。”然后还是笑。这几年，夏云飘迅速走红，当上了副部长。而鸥亚娟还是个“业务骨干”。

刚才夏云飘在电话里数落了老吕一顿，鸥亚娟不好多说话，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一会儿，夏云飘刚回到办公室，鸥亚娟就敲门进来了。夏云飘平平地对她说：“刚才说的事，你去找一下湘部长，是她点名让你进接待组的。”鸥亚娟说：

“那是工作,好说,干啥都一样。我这会儿来不是说这事儿。”夏云飘突然抬头看一下站在面前的鸥亚娟,似乎不认识地问:“说啥事儿?”鸥亚娟神秘地说:“魏裴汉回来了!”夏云飘正在摆弄手机,一听她说魏裴汉回来了,马上把手机放到桌子上问:“他回来怎么了?”鸥亚娟眨了眨眼睛说:“你就没想想,这几天为啥回玲玲老找你,这里面不是单单要房子的问题,是想在你身上整点啥事。”夏云飘惊奇地问:“你知道回玲玲向我要房子的事了?你怎么知道的?”鸥亚娟说:“我有我的消息渠道,知道一点点。”夏云飘想想说:“这么说,回玲玲找事是魏裴汉指使的?”鸥亚娟说:“说不了,但你要小心,要提防。魏裴汉走后这些年,在南方已完成了资本的积累。这次回来是常住还是短留还说不准。”夏云飘听后呆呆地无语,说:“我也不是好惹的,谁缠我的事,我会叫他一辈子不安生。魏裴汉当年是他自己出的事,现在怎么把旧账算到我的头上了。想找姑奶奶我的茬,没门!”夏云飘说着把一根木铅笔摔到办公桌上摔断了。

天气一天天冷起来,夏云飘感到骨缝里流动着凉气,心在发抖。夏云飘十分苦恼,别人说她和副市长回国捷怎么怎么的话,她也听到了不少。说实话,关于这一点,她不在乎,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她和回国捷的关系好,也算是一种资本,这种资本,能给她带来无限的好处。但她没有想到回玲玲也介入其中,这是她最苦恼的事儿。回玲玲向她索要房子,她不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回玲玲似乎不单单是向她索要房子,好像幕后还有什么。有一次她提醒回玲玲说:“如果你不怕回副市长有什么损失,你只管向我要房子好了。”回玲玲似乎不吃这一套,冷冷地说道:“我爸爸是我爸爸,我是我,我爸爸有什么损失不关我的事。”夏云飘只好回敬一句:“那好吧,走着瞧。”回玲玲也说道:“走着瞧就走着瞧。”她想让回玲玲明白她和回国捷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回玲玲心里似乎很明白这一点,可她为什么又不顾她爸爸的利益而想把事情闹大呢?这似乎不符合常理。

魏裴汉突然回来,是不是一个阴谋?他和回玲玲又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几天,夏云飘老想着这个问题。魏裴汉走的这些年,夏云飘心里十分平静,更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魏裴汉会东山再起,会成立“还乡团”来复仇。当年,夏云飘战败魏裴汉,心里很痛快,而现在听说他回到了东河市心里又很沉重。原因就是魏裴汉与回玲玲联起手来将枪口瞄准了她。

三

夏云飘这些天很注意网络，一下班就钻进卧室打开电脑看东河说吧和书记市长信箱留言板。也不知怎么了，书记市长信箱留言板上隔三岔五就有攻击她的帖子。社会上总有几个人盯着她，这使她很恼火。

这天晚上下班，她没有开电脑，而是坐在客厅里等丈夫回来。刚才她打手机问丈夫在干什么，丈夫说在谈一笔生意。“你马上回来！”她命令道。丈夫忙问：“怎么了？”她大声地说：“你回来，快点回来，我有事与你商量。”丈夫其实是在外边玩牌，一听妻子这么急叫他，忙放下手中的牌，对牌友说：“老婆这会儿叫我有事，你们玩吧，我先走了。”一牌友说：“你老婆也真是，不到睡觉时候可急了，快回去吧，不然她忍不住保不准会找别人。”说完几个牌友哈哈大笑起来。响水河也笑道：“谁把她领走了我给谁奖金，我正想换呢。”他告别牌友，匆匆地往家赶。

响水河现在虽然没有正经工作，可他有帮社会上的朋友。他的朋友分三种：一种是酒肉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相互帮帮忙，但没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玩得很轻松，收放自如。另一种是赌博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玩麻将玩牌，你输我赢，金钱第一，娱乐第二。聚时是朋友，散后各顾各。第三种是生意上的朋友，他们既有经济利益关系，又在感情上志同道合。这些朋友是真正的铁哥们，他拼社会是靠的这些朋友。他做的生意大都是空倒空卖，投资小，利润大。这些年，响水河赔赔赚赚，挣的钱能顾上一家人的吃喝。

响水河回家打开门，见妻子躺在沙发上微闭着眼睛。他忙笑道：“我以为你不在家呢。”夏云飘慢慢地睁开双眼，用让人无法猜透的表情问道：“谈啥生意呀，家也不要了，学生呢？”响水河说：“刚才我让他在校门口的小吃店里吃了晚饭，今晚学校进行文艺排练，这会儿他参加排练去了。”夏云飘又问：“不是去来

赌了吧？”响水河一听急了，忙说：“我真的是在谈生意。另外，最近咱市有个大型演出，上团公司的娜总让我给他跑点事。”夏云飘坐起来，忙打住丈夫的话说：“又是上团老总，上团娜总能找你办些啥事？好了，我不听你这些无聊的事，我让你回来是商量大事的。”响水河意识到了什么，坐在她的对面，看着她的眼睛问道：“什么大事？”夏云飘一字一句地说：“魏裴汉回来了。”响水河一听，想不起来谁是魏裴汉了，问：“魏裴汉是谁？他回来了怎么了？”夏云飘把身子坐直说：“你什么脑子，你忘了当年我在部里提升副科级的时候，你让你的朋友请他喝酒又给他拍照片那个人，还记得吗？”响水河突然想起了什么，“噢”的一声似乎明白了，他拍了拍头说：“我想起来了，当时把他整得很狼狈，灰溜溜地离开了东河市。怎么，现在混出人样了？”

夏云飘突然站起来，在客厅里走了几圈，随后对丈夫说：“据可靠消息，他这次回来是想复仇的。”响水河一惊：“好办，我找几个人收拾收拾他，不老实了我就废了他！”夏云飘摇了摇头说：“关键他不明着来，暗地里整我，借他人之手整我，这样我们不知道他从何处下手。他会搜集材料，让纪委整我们。”响水河一听哈哈大笑起来：“你一个小小的外联部的副部长，科级干部，一没权，二没钱，纪委整你个啥？”夏云飘阴着脸，问：“我是怎样进公务员队伍的难道你不知道？”

响水河心里清楚，妻子调入武山区委的手续都是假的。只是领导签字是真的。这一切都是回国捷协调办理的。回国捷先把夏云飘假招工到棉纺厂，又办了假转干手续。随后又调入到区委外联部。响水河只知道妻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回国捷，他不知道妻子与回国捷还有一层亲密的关系。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响水河问妻子。夏云飘似乎站累了，又坐下来：“这些天我心里烦，工作上老吕头老是找茬，让我不顺心。湘部长马上退了，我计划要接替她。仕途上到了关键的时候，魏裴汉这家伙又回来给我添乱。有人说我一个正科级干部想当区委常委是异想天开，我就是要做给大家看看，看我能不能进常委。我一是年龄有优势，二是妇女干部，三是……不说这些了。这个可恶的魏裴汉此时想出来整我，哼！谁整倒谁还不一定呢。”响水河忙问：“你的想法是——”夏云飘说：“有人已向你妻子开枪了，你怎么办？”丈夫说：“还击呗。”夏云飘点点头，咬住牙说：“你说得对，还击，主动还击，先下手为强！”丈夫又问：“怎么个还击法？”夏云飘狠狠地说道：“生办法置他于死地！大不了暗暗地杀了他。”丈夫一惊，万万没有想到妻子有杀人的想法，没有了言语。

响水河现在在外边也是打打杀杀，但真牵扯到自己老婆的事，也小心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整败他是目的，但杀人是下策。”夏云飘问：“怎么了？为什

么是下策？”丈夫忙说：“杀人是个庞大的工程，环环相扣，不能出半点差错，要不然会两败俱伤。”夏云飘白他一眼道：“这个我还不不懂吗？我既然这样想，就会精打细算，会制订严密的实施方案。这个魏裴汉，活在世上一天对我就有一天的威胁，你不认为是这样吗？”丈夫说：“那得好好策划，我们不能自己动手，雇人也容易出事，让我想想再说。老婆，在这方面，你再怎么精打细算，也没有我有经验，杀人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小心没大错。”这时响水河的手机响了，一看号码是儿子打来的，知道儿子排练节目结束了。他对儿子说：“我马上接你去，你在学校门口等着啊，不准乱跑！”夏云飘向丈夫摆摆手说：“去吧，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丈夫刚出门，夏云飘的手机也响了，一看是鸥亚娟的电话，忙接起来。只听鸥亚娟急急地说：“云飘，你在哪里，妙玉出事了。”听鸥亚娟这么一说，她倒吸了一口冷气，忙问：“出什么事了？”鸥亚娟说：“她跳楼了，在联通大厦跳的，救护车已把她送到医院了，生死不明。”夏云飘冷静一下，问道：“确切吗？”鸥亚娟说：“千真万确，是他们单位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的。你快过来，我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等你。”

夏云飘和鸥亚娟、妙玉三个人是铁三角，她们三个人的关系铁到无话不谈的地步。对丈夫不能说的话，她们三个人尽管说；不能展现给别人的隐私，她们三个人，相互尽情地展现。妙玉是联通公司的雇员，已上班六年多了。三年前，突然从省公司调来一个营业部经理，叫何一红，家也是东河市的，父母都是领导干部。不久，他俩就相爱了。

夏云飘和鸥亚娟两人是有事业有家庭的人，而妙玉三十岁了，还没有成家。她和何一红相爱三年多了，至今还没有结果。

妙玉怎么起个跟《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正册里的妙玉相同的名字，自己也不说。夏云飘也问过她，她说是一个算命先生起的。妙玉三个月的时候，胡同里来了一个黑衣算命先生。她妈抱着她路过卦摊时，只见算命先生盯住妙玉一直在看。妙玉妈妈见算命先生有话要说，于是先问道：“先生可知道我女儿生辰？”算命先生脱口说道：“今年五月初八北斗星泛起之时，便是你女儿的生辰。”妙玉妈妈一听惊了。她想，自己的女儿不正是五月初八天快黑的时候生的？妙玉妈妈正在暗暗吃惊，忙说：“算得准，真的很准！你给俺女儿起个名字吧。”算命先生又脱口而出：“你家姓庙，但这个庙字克你家女儿性命，就改成妙字吧。今天我与你母女俩也算是妙遇，你我是有情缘的，我看你女儿就叫妙遇最宜。但这个‘遇’字不好，就叫妙玉吧。”后来，妙玉妈妈想找那位算命先生再算算命，

怎奈无法再找到他。妙玉五岁那年,妈妈又给她生了弟弟,取名叫庙石。妙玉和庙石两个人的名字最后两个字连起来是“玉石”,“玉石”是纯洁的象征。

妙玉自从看了《红楼梦》后,对书中的妙玉有说不清的热爱。尽管《红楼梦》一书描写妙玉的文字只有一千三百二十五个,前后出场也不过四次,加上暗线出场也不过六次,妙玉还是喜欢上了书中的妙玉。书中的妙玉在“金陵十二钗”里排行第六,比王熙凤还靠前。她不研究《红楼梦》,不知道这作者是为为什么在妙玉身上这么惜字。妙玉是个多情的女子,每当她读到“金陵十二钗”正册妙玉判词那一首时,往往暗暗流泪。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这是《红楼梦》书中妙玉的判词,难道也是生活中妙玉的判词吗?

夏云飘知道,妙玉苦苦地爱着何一红,可是何一红的感情却整日飘移不定。夏云飘多次找何一红谈过,何一红每次都说得好看,非妙玉不娶。但从妙玉的口中了解到,他何一红的情感根本不专一,心里根本就没有妙玉。为此,妙玉吵过、闹过、分手过、还喝过农药……可以这样说,他俩相恋三年,是折腾了三年。

夏云飘相信天命,她认为妙玉与何一红相恋命里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两家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社会地位相差太远。何一红的父亲是市里正处级干部,曾经是主管一方的父母官,母亲是市委副处级干部,一个部门的一把手;爷爷当过市委副书记,当年解放东河市时差点把性命丢掉,奶奶也是老八路。而妙玉是小市民出身,父母都是一般市民。美女追公子,往往是一厢情愿、一场空……这一次,妙玉又是为什么跳楼呢?夏云飘情绪很糟,闭上眼睛躺在出租车后排的座位上,脑子乱成一团麻。

天很冷,也很阴。下午手机报好像预报今晚有雪。“医院到了!”出租车司机叫了一声,把似乎睡着的夏云飘叫醒。她忙甩给司机二十元钱,说声不用找钱了,然后下车向医院院内跑去。

她刚进大门口,看见鸥亚娟正站在路灯下打电话,就向鸥亚娟走去。鸥亚娟看见了她,忙对电话里说:“……这件事分量太重,办砸了我们吃不了兜着走!一定按我说的这样办,不准走调儿。就这样说吧,我这会儿有事儿了。”鸥亚娟合上手机对夏云飘说:“妙玉是从四楼跳下来的,正好跳到二楼的雨搭上,缓冲了一下,又掉到绿地上。恰巧绿地上又搭有遮阳网,这才没有生命危险。这会